# 皇明史竊

#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二

## 齊泰黃子澄列傳第六十

東莞尹守衡著

余讀太史公晁錯傳錯以七國反衣朝衣斬東市人雖冤之者余志建文君死難諸臣至於齊尚書黃太常心竊誅之柰何以我諸王而與漢比也漢之逆萌之已五十年發于錯耳我諸王誰為濞哉以天子之叔父季父使不得長享其爵土而曰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此何故智而以待我諸王我太祖所為怒於葉伯巨不以此哉伯巨嘗上萬言書論分封及之太祖曰小子敢

間吾骨肉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吾將手射之且啖其肉余跡兩人所建策何詞懟我太祖在天之靈何怪乎靖難之兵執之爲有名也余故跡其始末所行事而爲之傳其傳曰齊尚書者名泰溧水人黄太常者名德子澄其字也分宜人泰爲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禮部主事事太祖以居官九年無過得陪祀郊廟賜名泰進兵部左侍郎太祖嘗召問邊將姓名泰能歷數其人以對又問諸圖籍泰袖中出有手冊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踰年進尚書太祖臨崩召泰入受顧命令輔皇太

孫子澄洪武十八年進士初以翰林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皇太孫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子澄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盛卒底滅亡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勿呼子澄為黃先生太祖賓天太孫嗣位遂詔泰與子澄預參國事詔止諸王毋奔喪燕王時已至淮初使還國於是諸王故多恨泰者而建文君遂不能忘情東角門之言更以語子澄子澄遂與泰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

國漸欲削奪之矣而是時燕王長身威名朝廷深畏憚之子澄齊泰慮未敢發乃先適過周王逮還京燕王上書言王所告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寬貸全骨肉之恩建文君爲慨然泰竟廢爲庶人由是齊湘代岷四國親王皆以變告被逮豈真反耶抑聽子澄以周爲燕手足今已翦謀燕日且亟謀之言曰舐糠及米信不虛也已而靖難兵起泰始移檄指斥削燕屬籍以燕與周王謀共久或難之泰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嗟夫敵則吾仇也以加諸太子之叔父安在其名正言順哉至其命將

出師尚在靖難紀中已無足兵任權幄大事累出輒敗無可再討燕王又索建文君發二人與訊究甚急二人不已詔于建文君陽罷巳而陰治兵如故及聞東昌之捷二人即又揚揚出議軍國事此與兒戲奚異焉云何又敗二人即又奉詔外竄伴造大理少卿薛嵓如燕師請罷兵復王爵土而二人者一籌莫展燕王語嵓曰爾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爲藩王富貴巳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奸臣讒搆以至於此臣不得巳爲自救計

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志存孤疑未肯遽散望上誅此奸權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待罪闕下惟天子命之此寔出于中誠天地神明照臨在上燕歸具奏建文君諭孝孺曰誠如燕言曲在朝廷齊泰黄子澄誤我矣疏邸渡淮子澄乃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悞國之罪當是時也悔將奚及耶京師事勢已急泰奔廣德州子澄奔蘇州名曰徵兵兩州兵無一應者勢促甚已逃竄建文君左右顧大罵曰事出汝輩而今皆

乘我去耶時獨二三内臣譁言曰不如遜位去是可不爲之髮鼻流涕哉子澄時在蘇州猶謂姚善欲共航海借兵外夷嗟乎我中國如彼其大也兵力若斯之强盛也尚不能與一燕抗庇其主以保先帝之遺業獨怒之末且將籍手於外夷毋寧爲逃死之長策乎如即誠心爲主治天下亦安用此腐儒爲也文皇入國各遝至京族誅之妻發教坊泰子甫六歲給配子澄一子走易姓名匿田間人無知者抄迸不知幾百人也其後赦下而泰子澄子孫猶存正德辛巳進士黄表家湖廣咸寧子

遼後也

論曰逸書有言毋爲權首信哉先史以之咎錯失齊黃兩公乃復蹈其前車何舛乎濞之逆文帝優之尚寢數十年之間終無故而興大難之端必并故物而失之乃已此其罪可勝誅哉或言錯誅而七國之難不爲止使兩人者早知國難之無可奈何亟自悔禍不愛其身請於其君以謝過燕王王能不食其言卷甲歸藩否耶嗟乎濞之不肯休兵也非錯之計失也濞之欲爲東帝急也兩公之肯如錯計也我知燕王之必不失爲周公也雖然寧死耳死於燕王以存故主之天下可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劉儁陳洽何忠劉子輔易先列傳第六十一

劉儁字子竒江陵人建文中侍中靖難後遷尚書永樂四年用兵交阯出儁參新城侯張輔軍事明年交阯平上初勅輔訪求其故王後使嗣國狀已絕儁因與輔共議曰夷民即吾民也王後已絕不如郡縣之跨演州而爲日南一都會不可乎已乃得請遂承制建置官吏徵用名士甘潤等十有一人爲郡丞民賴撫綏上深嘉嘗儁選交人驍桀有司縱約大不樂故官儁定因遂反上勅黔國往討之仍命儁

參贊論之曰曰定交趾乃卿帷幄功今此么麼反側子煩卿再整勵之耳儁曰臣當盡除逆賊以死報國師至界挺及與賊戰生厥江颶風大作我師弗君不能軍儁知不利乃長吁曰天乎天乎夷賊弗天我寔奉天遘時如此豈天未欲遂民乎治也口占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遂陷賊閫賊見儁曰是劉尚書耶戚之曰可一得縱公生儁大罵曰堂堂天朝衣冠大臣豈屈爾腥膻犬羊之下乎劉尚書雖死天朝豈無劉尚書乎王師復至爾輩死無遺類遂遇害洪熙元年上諭禮部尚書呂

浚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所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恤其贈儁為太子少傅謚節愍上復謂浚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儁同時死者都督僉事呂毅交阯參政劉昱毅項城人百戶從靖難陞督僉送陳天平至雞陵關敗有罪從征充鷹揚將軍掌交阯都司事沉勇有智畧昱武陵人嚴猛有吏才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也洪武中以布衣薦爲兵科給

事中宮奏命閹軍過輒識面記姓名有再至輒叱去一
劇繁服上旌其能賜織金麒麟衣一襲建文中改文選
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尋轉左永樂三年遷大理卿四
年與行部尚書黄福同出督餉平交趾交趾既設都布
福留兼掌布按二司事洽還朝陞兵部尚書仁宗嗣歷
念福久任邊陲一十九年令洽往代福還洽至仍掌布
按二司事交趾自入隸至是凡三反而黎利最桀驁往
往求降假我洽上言曰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携貳
招衆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官早殲此賊以靖邊方

已覽奏降勅曰反賊黎利招撫八年終不聽命輕信羣人之言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方未厭其誰之過勅至爾總兵官陳智及方政其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後機誤事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智與政擊利茶籠州敗績洽復以聞上乃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命洽爲參贊削智政二人官爵白衣隷軍中自效通至師大兵進討至石壘臨沙河欲渡洽言于通曰兵法乘人而不乘於人過河地多險惡賊若有伏彼將得而乘我我宜謹斥堠嚴

進止駐師河上以覘賊勢賊素狡詐不可墮其計中通不聽明日五鼓麾兵渡洺不能止會雨濘人馬匍匐不能行次寧橋賊伏群起軍大敗散走洺寧左右力戰被創甚墜馬左右掖請還營曰主帥且退公何自若如此洺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恥者乎奮戈前知力不支大罵自刎而死賊相視駭歎舁屍閣上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子樞爲刑科給事中洺死利乘勝逐交州通既敗還氣大沮陰遣人許爲利乞封政平知州何忠

至交趾憤通謂諸守臣曰城下之盟辱不已甚
堂天朝豈遂無人至此何忠願以七尺之軀走萬里還
朝爲此一方元元請命天子更發大師必殄戮之而後
已於是守臣爲具奏授忠忠爲人素有膽略懷奏出城
間行二百餘里爲賊伏所執擁以見賊酋賊酋喜曰何
知州聞名久矣共擧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
忠大怒唾地罵曰腂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
奮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顖遂遇害事聞贈南寧府同知
諡忠節忠字廷臣江陵人也永樂中進士爲御史以言

事出爲政平州知州利是時勢益猖諸郡縣皆陷中朝
士死者莫可勝數獨有諒江知府劉子輔諒山知府易
先二人皆交趾一時循吏人稱述之子輔者廬陵人也
以太學生爲御史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
[illegible]遷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來攻城子輔率
將士效死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軍民咸爲子輔盡鬭
一人降者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污賊自經死一
[illegible]一妾死　兀死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爲知府諒山有警
上嘗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

戍守諸將使節死者亦多其著者有都指揮李任任余
華永康人也以遊東都司都指揮同知鎮守昌江都督
蔡福鎮守乂安賊至福不與戰率指揮朱廣等盡降賊
賊攻昌江遣福至城下呼任降任大罵福曰汝爲大臣
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如命銃擊之賊懼擁福去
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地必欲得之任與指揮顧
福晝夜拒戰焚其雲梯呂公車賊築土山飛鎗射城中
任率敢死士夜出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爲地道潛
入任鑿橫塹應之從塹中發石擊殺賊甚衆城中將士

三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亡其半相拒九閱月賊大進不能支城遂陷任與福皆自刎死軍民婦女不受賊辱自死者數千人蔡福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刼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賊既破昌江福又輙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為賊作說客耶吾即斬汝矣福懼恐退走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劉子輔易先皆贈布政司參政李任贈都督同知顧福贈都指揮同知

論曰劉陳二司馬並有折衝雄略而皆遇此僨軍之師豈天不欲國家有此一方亦乎至其履險蹈難赴白刃而不悔非所謂以死勤事者耶惜哉嗟夫士死綏大夫死社稷正也劉李諸人得正而死亡媿其職矣惟是方新敗關陝圖重振於四百餘年之下三四年間委以于敵抑恐諸公之日然不暇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四

曹鼐鄺埜列傳第六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曹鼐字萬鍾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就言學問未充不堪為人師願從太學讀書以成授訓職仍效改泰和典史泰和劇邑也鼐饒為之公餘猶得肆力於學業令唶之曰典史欲狀元耶鼐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部試遂登是年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鼐與焉愉並以修撰為西楊選充講讀官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

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
楊愛鼐學優詞贍典制多出其手鼐明敏類東楊東楊
沒閣中大議諸閣老咸復推決於鼐上深眷注十四年
閹振挾上親征虜鼐與侍讀學士張益二人以內閣重
臣扈從遇虜駐師土木虜紿求和上且召鼐草勅
與和振急移營南奔虜乘之上北狩鼐與益並沒于難
景帝即位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官
子恩爲大理寺評事鼐贈三官本朝所無之典也英廟
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蔭孫榮錦衣世百戶益字士

諫江寧人永樂十三年進士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

諡文僖盎初以善書授中書舍人進大理寺左評事正

統初與修宣廟實錄成轉修撰九載進侍讀學士直內

閣盎才甚敏捷好閑暇尊酒論文對客手談得片時輒

舉筆一揮詞翰雙美時稱為文豪人得片紙隻字皆藏

去有孫琮官至右都御史

鄒埜字孟質宜章人也永樂九年進士爲御史奉法無

乎十十一年駕在北京有奏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上遣

埜往視之埜至止擒一二市豪還奏曰市人聞令皆震

惟今鈔法行矣餘民一不株累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權
陝西按察副使勅整以便宜會官軍勦滅整至察告者
乃久獄亡命者妄言覬脫死聞上止鞫問誣詿者而已
宣德四年陝右大饑檄行諸郡縣曰此莫非吾赤子有
分土無分民令移粟相賑焉整久留陝不遷轉刑簡政
清陝人甚德之五年始以外艱去服除陞應天府尹整
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凡有政務尚奉特旨及承
行六部都察院劄付遍者有監察官巡視遇事輒便追呼
愆肆淩壓非所以崇國體也宜定體式如古京兆尹之

試上從之正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埜任部事獨勞上與除楚戍諸四年京師淫雨壞民廬舍埜言此陰氣爲沴兵象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不許西楊議以州衛戍伍欲使南北人各適其宜下廷議埜抗言曰此祖宗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擾咸皆韙之遂止埜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以是軍家利病有應興革力持之驥連年奉命出行邊埜署部事驥大并閹振私人徐晞以南京戶部左侍郎入爲尚書代驥十年晞

去埜始即真進尚書十四振挾上親征埜上言也先醜
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柰何不
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詞切頻六師不聽埜乃從治兵
振惡埜言事既出關勑與戶尚書王佐隨老營埜中道
隊馬幾殆力疾赴時虜衆踵至埜奏請亟趨入關而嚴
兵爲殿不報趣行殿因請振怒詈曰腐儒安知兵再妄
言必死埜厲聲曰我爲社稷生靈計安危何得以死懼我振
愈怒叱左右扶出埜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師
大潰埜與佐俱遇害皆贈少保錄一子官皆部主事成

化中禮部尚書姚夔請上爲二人追謚楚謚忠肅佐謚忠簡佐山東海豐人永樂中貢士爲吏科給事中正統初陞戶部右侍郎六年進尚書爲人寛厚長者貌魁偉望之知爲大臣在位雖無赫赫名而政亦未嘗不舉也

楚父平謹教楚甚嚴楚在陝中嘗得餘俸市一絨褐遺父父大怒曰此子不才乃爾封還責之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污我乎輒將爲幻客數百楚欲見父謀于僚友聘父爲陝西考官父又怒辭不至楚留陝十餘年其清謹無奉父皆槪

拜跪啓請儼若庭授人以爲忠義之訓蓋有所自云

論曰土木之難扈從諸臣死者五十二人文臣曹文忠鼐忠肅武臣張定興其最著者也文忠平章宥密忠肅典司戎政安危在所任公未之思乎迄無能叩馬首挽轡與以至萬乘蒙塵身膏草野將誰執咎夫奄尹傾國先史商之久矣帝聰已惑孰與回天君子之於忠義主憂其辱主辱其死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可悲也夫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五

孫燧許逵列傳第六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也弘治六年進士初授主事歷刑郎中十三載以廉幹著聲超陞福建右參政歷貴州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武宗時好巡遊江西宗室寧王宸濠幸天子未有皇嗣浸起異圖逆形已覺諸守臣莫敢言副使胡世寧疏其事于朝上下世寧于獄戍遠方而濠横益甚朝臣議選才力大臣使往彈壓之陞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嘆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矣燧

金濠則紗爲一恭徵求結燧惟燧不少狥然未敢訟言濠過禽繫一二官校素爲王爪牙至于狀者傅之法啓濠其獄濠忌燧惡於郡王將舉而仆是亦稍稍嚴憚燧步欽戢燧知濠必不滿叉難不任日久然不可不早爲備念外郡縣無城者僉卒識以爲捍蔽入民府庫非吾有也首爲之城進賢又城南康城瑞州分布治兵使者皆要地爲守禦奏以湖東道分巡兼理饒撫二郡有綏急相犄角九江當湖衝請監九江兵者重其權而濱江環湖諸郡縣皆得兼撫便控制安義故盜藪即其地立一縣鈐轄之橫峰青山諸營兵皆獷悍且隣濠娶妃家易爲亂設一通判守焉而是時瀚臬中有副使許逵者

允爲山東武定僉事平劉六之亂有才畧燧則時時刺
與協謀檄諸郡縣選民丁壯練爲兵凡民之訟獄皆用
贖得其錢以爲餉比及三載燧竊什喜曰即賊起吾不
戚賊賊必以吾所處分速滅也然濠亦知燧所處分備
也故謀逐燧去燧亦頗以其反狀疏聞言濠列爲藩王
親爲宗室至富貴矣乃令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衛重
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
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塋中
使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徙浙

江濠厚賂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眞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賂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它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令踪跡可疑慮者凡七疏盡爲濠之偵卒遮取去不得達上所自劾乞休不報憂勞髭髮盡白濠諷南昌生徒頌己賢孝要燧保奏寧上意燧亦從之冀緩其謀上不懌曰保官官陞保寧王王欲何爲乎太監張忠因盡發諸權姦與濠所以交通狀上怒大索寧府人之在京師者內閣先有入諸權姦言復濠護衛於是大懼諷言官劾濠不法遣親臣往諭令還護衛未即脅濠也而

濠偵事人早已報濠其日會濠生辰大宴鎮巡諸司不知也濠則以爲詔使至必會已不如遂反夜召滅兵盡伏府中明日燧率諸司入謝濠出露臺大言曰令天子巡幸在外太后有密旨令我監國燧曰請出旨以示濠曰天乃暗移汝未知耶燧曰安得妄言求死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厲聲曰天無二日吾豈有二王哉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下兵盡出露刃環立濠大呼燧罵曰我何負於汝汝奏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於汝

汝及耶諸司駭愕相顧咸股栗莫敢出聲獨許逵挺出
與濠爭語在逵傳濠喝武士縛燧及逵殺之立令衛士
諸兵局取兵器燧先已移外郡去邉婁伯之横峯招兵
伯婁妃親也道出進賢進賢令憑城守殺婁伯諸窰兵
有官在控遏不得發守仁移文遠近令各起兵赴義郡
各有兵兵各有餉濠賊徃返江湖中動輙爲我牽肘旬
月就縛皆不出燧褱日籌畫云燧死久之阻於奸倖未
得褒贈嘉靖改元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祠祀江西敘一
子世錦衣衛千戶冢子堪孫鈺曾孫如津皆以蔭累官

至都督同知都督僉事仲子曄季子陞孫鏞鋌鉉鑛鐩曾孫如法如游皆以科甲出第致位九卿岳牧歷進士及第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鋌以順天第一人鏞禮闈第一人

論曰天之所以扶明世運挺生一人豈偶然哉世言弘治壬子之秋浙之文場中試士之夜人見有巨人二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遥相謂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詢莫喻云何而是秋王文成胡端敏與燧同舉于鄉濠之變端敏發之燧死之文成勘平之於是人以爲此三人

之應云然燧初心豈以一死為足報塞巳乎坐鎮四年其視此鴟梟小子寢戈以待誅非朝夕故矣衷甲之變卒起於堂皇拜揖之中賁育亡所施其勇良平亡所用其智此其志有足悲者雖即斃於一朝慮巳周於平日何月之內後人得接成畫而立奏功義旗一張罪人斯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子胥之言曰抉吾目以懸諸東門以覩吳亡其亦庶乎無遺憾也巳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時年二十六長身巨口猿臂燕頷為人沉靜有謀畧初授樂陵令流賊

劉六劉七等時方蹂躪畿甸樂陵未有城池逵曰無城
民誰與守檄令百姓不分貧富盡出築城城完復諭月
也逵曰民未知戰城未可守即又選民壯者教之戰陳
日討其民而訓之曰人誰無父母妻子寧長死乎汝戰
諭月於是人人盡可為兵使赴湯火不避逵曰夫如是
而城乃可守也聞賊將至先令壯士要路藏伏大開城
門待之約之曰聞吾鼓聲當盡出賊不虞以為樂陵皆
如他縣之可掠劈入也有騎突至及門空若無人稍進
鼓聲大震四面伏起賊皆反走悉被禽殺無一騎脫者

縣是不敢再犯樂陵當事者以逵材力爲足辦賊奏陞山東兵備僉事賊千騎犯利津逵追擊之于高苑斬首四十八又百騎刼德平追及楊二庄殲焉賊平陞江西副使是時江西朝士方以寧府爲隱憂共言於王爵者特遷逵與燧共事寧府時集諸亡命者陰養爲盜遊劫江湖中籍得金錢以入賂朝内諸權倖逵言燧曰寧府果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由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

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燧深然之已而捕獲一賊首吳十三繫南康獄濠令其黨劫奪去匿濠林某中逵知無奈濠何私言燧曰濠之必反人人知其不共討也反之日吾輩討賊之臣勢必不能與濠俱生共存死無二也必矣與待其反而死死無益於封疆不如先發後聞請歸死於朝廷猶可以紓禍於江西之百姓燧曰先之則以爲我激之彼之反也爲有名不如姑待之難作濠欲屈燧不能得平日素忌逵顧逵問曰許副使云何逵曰許逵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命武士縛

燧遂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汝反賊安得辱侮無禮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遂耶遂曰汝能殺我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間耳遂顧燧曰公不聽遂疇昔之言遂果有今日厲聲大罵反賊不絕口挺立受刃項斷戰袈衣摧抑令跪竟不得年纔三十六遂父家居聞江西爭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輒爲位易服哭人怪問之對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未幾報果然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祠祀江西子瑒蔭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論曰濠之變肉食者誰非王臣而獨孫許死之何所歷也春秋誅討之法黨與之斧鉞獨嚴許公靳刻群從剪濠羽翼劉李諸人非戎首與守土大臣其權制豈不能行於鄉士大夫之中私交之戒未有尺一之禁以相詰問保舉生徒誰之責矜不少為之沮抑且藉之以上關此皆可以養亂而長非至于虎兕之出柙誰之過歟且也得其盜魁不以立梟于市使彼奪諸其橐而取之無政刑矣此皆為謀之疏徒使一點血忠貫天日而無佀可悲也而亦可慨也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六

陳劉鍾章廖列傳第六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陳祚字永錫吳人也永樂十年進士以翰林庶吉士補方面超授河南右參議坐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宣德改元召還爲御史出按福建還復按江西大著風裁其所彈劾方嶽而下不少假借也自惟遠天子萬里不能以朝夕獻替上書勸上讀大學衍義謂陛下欲致天下太平舍此書不讀不可使知孰爲道義可遵孰爲嗜欲可絕孰爲忠賢可親孰爲邪佞可遠孰爲民利可興

孰為民害可革古今君何而治君何而亂政事君何而得君何而失庶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天下之民受福无窮矣上時方召傳綜經史見祚疏大怒曰蠻喚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遽繫至京并其父母兄弟子姪一十六人皆錮獄中既下獄之明年父瘦死一弟死又明年母死一兄死又明年一從子死祚幸不死又明年英宗即位始釋出復其官祚乞歸葬父母終喪詔奪情任職祚復上言曰古人立德以孝為忠聖主任官求忠於孝俾不居喪之子而求為仗節之臣是欲

以負叛之臣而求爲歸順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上惻而許之正統四年起復遷朝出按湖廣時遼王多不法祚露章劾之上怒曰御史何得行此言逮下獄論死久之遼逆節露詔出獄改南京秩滿九載出僉福建按察事閩人相戒不敢犯法泉漳諸郡多淫祠悉毀之既而得疾弗克視事民共呼籲曰天乎豈其厲公者鬼乎誰福我公皇天上帝乎而祚時亦已決於去矣語撫臣薛希璉曰祚自登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

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爲矣遂乞致仕祚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不談時事卒年七十五祚之卒也天下人識不識皆推其直稱爲直道陳公云

論曰余傳直道陳公論次其事訝其獻言於君乃累親並罹桁楊之辱輒爲之閣筆掩卷而嘆曰以章皇帝之聖也而有是哉爲奴爲刑臣子當自得之其父母兄弟何罪至幽囹圄以死可悲也祚出編置流徙之餘而有至死不變之塞金百鍊而彌剛身屢躓而益振與世之衒名干進者又異日談乎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十年始出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正統元年丙楊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院侍講從弟玭令莆田遺球夏布一疋封還之貽書戒曰汝當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也

與同年薛德溫善　與德溫談論天下事輒慷慨長嘆虜也先日強盛每撫膺憂其終正統六年兵書王驥承振旨用兵麓川夷球上言帝王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

入寇而思任發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
犬豕合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
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
特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
廣屯田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疏入不報已而
驥師所出思任發終不可得乃議益兵守之琛復上言
曰臣聞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
外夷故漢文棄尉陀寇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
率用是道以是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

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為國恥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未為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决之忿以圖萬全之策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分屯邊境厚其糧賞給其農用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遠夘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援二三年後糧積有餘方議大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而制勝千里之術亡踰此也乞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使既入不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鳯吻 球應詔上疏陳十事其第九事猶請息兵麓川振故厥聞若語而

他事毋多繩犯時諦群小遂得索瑕媒孽之矣球有鄉
人錦衣衛彭德清素附振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摭
疏中請親政務以總乾剛一事語振曰此暗指公耳振
大怒曰必殺之會修撰董璘陳言太常職典禮樂不可
兼道流乞以已爲其官球疏第四事正言太常官宜選
儒臣以隆祀典振遂誣球爲璘地并逮二人下獄陰令
錦衣衛使馬順從獄中殺球球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
在天汝何得擅殺我球頸斷而體猶植璘因匿球血裙
歸葬球死上固不知廷臣亦莫敢言馬順有子病縣久

欻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畀異日禍貽我我劉球也順驚悸叩謝俄而斗死球有二子長鉞次釪皆篤志士也痛抱父冤遂絕意仕進兄弟閉門養母十四年上北狩虜殺振朝士廷裂順景帝憐球忠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愍於是撫臣楊寧乃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已顯白了可出而仕矣兄弟乃出應舉釪是秋遂舉鄉試第一尋與兄鉞先後登進士鉞官至廣東參政釪選翰林庶吉士授御史浙江提學副使陞雲南按察使董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人李騏

榜進士授編修尋以母老乞歸養母病思食鰣魚非其時矣璘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鰣以歸人以爲孝感璘亦以是事神謹甚已起轉修撰獲譴歸遂不復出

鍾同字世京吉永豐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其明年五月上易太子諸大臣不能爭時同觀政部曹未可言常灑泣以語所知其冬授監察御史又明年十一月懷獻太子卒而景皇復未有皇嗣群情不知所屬同於是慨然曰上今未有皇嗣而沂王獨非皇太子耶以語禮部郎中章綸伉慨相對泣因諷禮部尚書胡濙縮首咋舌

曰自速死耳會積陰踰旬又虜警詔求直言同遂草疏獨上之以爲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洶洶誠不可不慮也太上皇眷待皇上友愛甚周今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托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選賓端之儒臣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用延祖宗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帝不懌然重天變下部議未覆也已下何綸疏繼入帝大怒下綸

詔獄明日并速同拷訊加炮烙逼欲招通南城二人體
無完膚時帝業欲并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
止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竑初
進易儲之說迎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
乃戀官僚之賞罔思善後之圖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
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惡知朝廷
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六安知州實疎
之也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內艱入見辭上
莊先有封事繼綸後入奏留中不報至是帝念及之憤

曰是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同是罪首耳封大杖繫三人午門前并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同與綸杖一百錮獄中同卒于獄骸掩圜土莫敢收瘞年僅三十二裕陵復辟國子生葉華朱圭以爲言上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左寺丞録子啓爲國子生啓上疏請遺骸歸瘞時同死久矣出圜土血漬髑髏猶鮮授啓咸寧令茂陵即位官同仲子越爲通政司知事同妻羅月米一石優養之賜諡同忠愍同父復初與劉忠愍同官翰林連邸第二人皆以文學氣節砥礪時輩球既復初約

與偕為同毋諫止球死復數日亦卒同毋悔恨毎號輒曰早知若是㝵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同年尚稱習聞之常懷忿欲伸父志過廬陵忠節祠嘆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入忠節祠豈丈夫哉比後入祀忠節祠與球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也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為儀制郎中是時國家多故綸上太平十四事萬有餘言綸雖職一司朝端有大議論輒白簡隨之封章比比上帝多聽納帝感太監興安言新建隆福寺

上曰欲臨華綸上言曰佛者夷狄之教非聖人之道以
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萬世傳之究累聖德
駕爲之止綸與御史鍾同二人各以意氣相得甚懽獻
太子立部尚書胡濙爲四朝老臣宜定典邦禮嘿無一語
綸在下僚故亦不敢越位獨爭之已而懷獻卒沂王自
當復儲位濙又無言綸曰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草疏
隨同後繼上之首言請遠聲色以保養聖躬次言退朝
之後乞召師保尚書諸大臣及科道等官更番便殿以
備顧問各令條答救時急務次乃請惇孝義則謂孝第

爲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不越是而已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者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安是友愛之可法者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

興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

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已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世子毋杭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彛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甍逝臣民莫不痛心然而中宮之位亦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后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永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

徙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上大怒廷杖一百錮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大嗟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宮中檢綸疏不可得有內侍從旁誦數語上亟稱賞曰好官人褱憲王來朝綸謁之王曰是請復儲章郎中耶對曰然王曰我朝作養士大夫垂百年乃得好人如卿者時綸既以一時氣節爲當宁重尚書楊善素與爲享

諸人比恐綸終軋己相與短于上出綸南京上召見于文華殿面諭之曰朕特借卿根本重地事有當言具以來聞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尋即轉南吏部茂陵嗣位有司亟奉遺詔請舉大婚禮綸自南京上疏曰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寔未安釋服公除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娶今月不恐隨宜乞諭禮部來春舉行時編修張元禎亦請上行三年喪人共笑其迂尋復轉南京禮左十年內艱遂致仕

綸處留钀凡六考自號戇夫或勸少貶以徇時綸曰在我者有義有命在彼者吾不知也人不悅綸者多子玄應鄉試以京衛籍得領鄉書南臺御史亦以是爲綸疵掛彈章成化四年勑會南臺考察南京官綸欲盡汰諸不職右僉都御史高明持不肯綸爭之相訐奏一時言官俱以綸拗執至譴廷臣即訊爲侍郎一十八年弗復遷擢即臺臣共擠沮之亦無以中也卒贈尚書謚恭毅長子玄應成化十一年進士南京禮科給事中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也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刑

科給事中時西楊在首揆家人不律莊抗章論之莊詞

西楊爲同郡前輩人或謂莊曰獨不爲楊公地乎莊曰

此所以愛公也明旦莊遇西楊朝門下前揖謝　罪

西楊慰之曰公少年宜持平裁正統八年陞大理丞十

二年出轉南京大理少卿景泰五年災異求言

莊上疏曰仰惟上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慶降

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讎未報爲意皇上之心

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

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萬幾之暇曾時朝

兄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見皇上於東廡恩禮隆洽百官感動上皇今者深居南内問安侍養不宜曠闕伏望篤親親之恩敦友悌之誼將時朝見上皇南宫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歲時令節令百官朝賀一如往日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

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之子皇上之嫡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盖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踰於此

疏入留中不出明年莊內艱入見安

同是周鏜同意編一黨人譏訕朕者并逮杖午門仍錮

獄中莊幸不死謫　定羌驛丞英宗出南內召爲大

理左少卿適　外艱上憐莊忠特弁與祭葬服除改南

大理已陞南禮部右侍郎尋轉刑部仍在南京莊性素

坦易及以言被罪聲稱籍甚不矜細節好存謝賓客諸

遊知爲權狎既在法司或勸稍謝往來遂他嫌莊笑

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後果

以是招物論南京御史鄭安遂有彈章及之上曰莊大

節可取召入刑部左侍郎逾年卒卒之日無以爲斂同
鄉士率錢相裒助人始信并故廉靖其濶達天性然也
贈刑部尚書謚恭敏
論曰鄭公曉有云劉公之言行必無巳巳八月之事鍾
公章公廖公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嗟夫是固明
君之所難也乎夫陳王曹鄺台輔大臣也不能與奄振
爭不規征于大司馬號得君易轉圜也不肯有味於楊
集之言消內釁數公之言出而禍隨也何怪焉